

# 似水流年

王义光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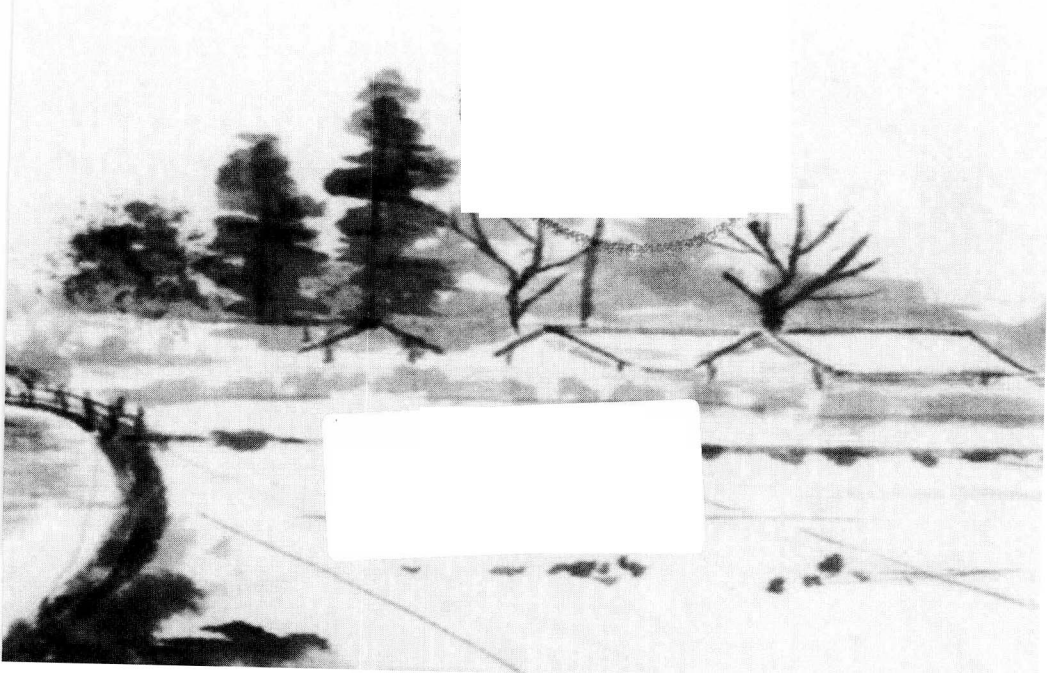
# 以水流年

三



# 似水流年

王义光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  
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  
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  
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  
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影  
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  
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  
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  
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轴线。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

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停滞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制度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无情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度的痛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树长千丈，落叶追根  
江流万里，化云寻源

——题记

## 一

阳城县次营镇，在阳城县城的正西方。镇政府所在地南次营村，离县城约二十公里。从地图上看，次营镇像一面平行四边形的小旗，由西北向东南飘扬。境内海拔在400——1000米左右。面积约六十余平方公里。西北与沁水县接壤，其西南、南、东、北分别与本县董封、驾岭、尹庄、演礼、固隆等乡镇为邻。全镇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次营镇的西北与沁水县接壤的地方，处于中条山脉的中段。群山起伏，连绵不断。但山势较平缓，每条山脉就像苍龙伏卧于地，海拔一般在800——1000米。

近三十年来，大规模的机播和人工造林，过去只有小草生长的山顶如今松林成片，郁郁苍苍。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如千军万马在行进。冬天大雪盖地，白雪皑皑，群山如银蛇飞舞。半山坡以下，

则是农人的田地。梯田层层，如腰带围在山间。到了农历五月，麦浪滚滚，如黄金飘带。秋天的时候，田里的玉米、谷子如威武的军队，层层列阵，等待着农人来检阅。农家的房屋，有的建在山阳，有的建在山脚。次营镇所辖的淘河村，就坐落在这群山之中。

淘河村边有一条河，名叫淘河。发源于沁水县张村乡境内，经淘河村向东南流入南大河，全长约十一公里。平常的时候，河水就是一条小溪，一路喧哗，四季不歇。到了雨季，河水暴涨，如万马奔腾，汹涌澎湃，裹挟着树木、瓜果翻滚而去。淘河村也因这条河而得名。其实淘河原名本叫陶峪河。据《泽州府志》记载，“陶峪，县西四十里，左即陶峪河，两山对峙，前突高埠，土人为石龙戏珠，内建福胜寺。寺侧双潭澄碧，其一四周石崖，水由崖出如门。其一似盆，左右蹲石似狮。”这个记载，和淘河的情况相吻合。从北面、东北伸到这里的两座山互相碰头。从潭村流下来的清泉到此地时被两山阻挡，形成潭水。潭水漫过石崖流出，倾泻而下，又形成一潭，形状如盆。

在由北而来的山脚下的台地上，古人建寺一座，1957年被拆毁。淘河沟北庄王国兴，1948年担任第一队队长（这个队包括沟北和石门两庄），他



生前保留的一张绵纸上，记录有本队群众的花名，各人名下都写有结数。我们现在已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从这张绵纸上意外发现



有福胜寺的名字。而福胜寺直到解放初都还住有和尚。因为次营周围没有第二个叫福胜寺的，所以这个福胜寺，就是《泽州府志》上记载的陶峪河旁的福胜寺了。可能是淘河这两个字叫起了简便，渐渐地时间久了，人们就把陶峪河叫成淘河了。而“陶”和“淘”二字音同，书写时也就把“陶”写作“淘”了。那时对地名也没有严格规范，习惯就成自然了。

有文化的人说，河流和田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夫妻。水土交融，方能滋生万物，才会创造出鸟语花香。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没有鸟语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这里的水土养育了万物。河滩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梯田的地埂上到处生长着柿子树、桑树，还有桃树和核桃树。村庄里生长着冠盖如云的古槐树。这是百鸟来仪的乐园。一年四季，树上有群鸟喳喳，枝杈上有鸦雀筑巢，农家的屋檐下有春燕衔泥垒窝，屋脊上有白鸽咕咕，草丛里有雉鸡翻飞，长空中有苍鹰行进。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也是一片美丽的家园。

这里的气候，一年四季分明。主要的农作物有玉米、谷子、小麦、高粱、豆类、棉花等。居住在这里的勤劳的人民，一年四季是这样度过的：立春雨水，天气开始转暖，向阳的地方，耐寒的小草泛出绿色的嫩芽。此时，村里的铁匠炉风匣拉起，铁匠抡起大锤，“叮叮当当”地打造农具；动作麻利的农家，已赶着牛车往地里运送肥料了。到了惊蛰，一年里第一声春雷响过，蛰伏了一冬的小动物苏醒了。农人们驾着牲口，在准备春播的田里耙地保墒。春分过后，麦苗开始返青，勤快的人家就给麦苗施茅肥了。清明前后，开始养蚕了。过去农家每年只养一次蚕，因此准备工作格外细心。此时还

有一项任务就是栽树，既美化环境，又为若干年后修房盖屋准备木材。

谷雨到来，山野里到处是布谷鸟“布谷、布谷”的叫声。布谷鸟告诉农人们，该春耕下种了。从这时到立夏，春播下种依次开始。田地里到处是农人们忙碌的身影，吆喝牲口声，耕牛的叫声，妇女的嬉笑声，汇成了一支动听的音乐。玉米地里间作绿豆，谷子地里间作小豆和高粱，棉籽浸种后，选上好的田地下种。小满以后，忙碌的田间管理就开始了。谷子苗长到3—4寸高时，就得赶紧间苗锄第一遍了。这个活计最累人。因为做这活，既不能站着做，又不能坐下做，只能蹲着做。左手间苗，右手用专制的小锄锄田。等到谷子抽穗后，再用大锄锄第二遍。玉米在播种时，一窝下两颗籽，为的是确保苗全。等到玉米苗长到约二十公分高时，一边间苗，一边用大锄壅土，既防止倒伏，又保肥保墒。待到玉米苗出梢时，再锄第二遍，此时玉米苗已长得没过人头，钻在这闷热的空间里挥大锄给玉米苗上大堆，挥汗如雨，才会真正体会“汗滴禾下土”的滋味。棉田管理最费事，脱裤、打油条、打顶等。为此民间还流传了一个笑话：一个城里的姑娘嫁到了乡下，棉田管理的时候，公爹让她到棉田去脱裤。她到了棉田，始终不

明白为什么要在棉田里脱裤。后来老人们告诉她，脱裤，不是人脱裤子，而是给棉苗脱“裤”，就是把棉苗最早长出的靠近根部的子叶打掉，以便通风，还可减少养分的浪费。直到农历七月半，农人手中的锄头才会挂起来。

立夏时节，农妇们开始养蚕了。从这时到芒种，小麦该收割了，蚕也开始结茧了。这时气候无常，小麦得快收快打，人们叫“龙口夺食”。每天早晨四点多，农人们全家出动割小麦，随割随运，打麦场上天天忙个不停。麦收后的田里，赶紧回茬豆类、黍类作物。从夏至到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也是大秋作物生长最快的时候。晚上伏在玉米地里，能听到玉米“叭叭”的拔节声。立秋以后，天气渐渐转凉，农作物的生长速度也放慢下来。到了处暑，玉米苗如果还未出梢，玉米就难以授粉，那就不会有收成了。这段时间，农人们就为秋收后的农田准备肥料了。男人们一手拿镰刀，一手拿长约50——70公分长的丫字形木叉，在山坡上、地堰边割茅柴草，将割下来的茅柴草打成捆，就地放着。

白露和秋分是播种小麦的最佳时候，这个时候播种的小麦，在冬季到来之前，根扎得深，分蘖多，一颗麦苗能分出好几个头。农人们常说“不违

农时”，实在要紧得很。从秋分到寒露，大秋作物先后成熟。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先开镰收割谷子，把谷子连秆割下，放成龙道形或者铺，然后把谷穗割下，运回场里碾压。次收玉米，将玉米连秆杀倒放成铺，妇女们将玉米穗掰出，再运回家中晾晒干，每个玉米穗留几片叶，穗与穗用叶挽起，然后挂在房梁上。庄稼收割完，运回禾草，这是牲口过冬的草料。霜降到来时，田地里只剩下白萝卜和胡萝卜了，萝卜在地下一时冻不着，且待慢慢收。这时，把放在山坡上已晒干的茅柴草运回地里，和庄稼茬子混合，铺成一个个馒头状的堆，表面压土，然后从侧面点火燃烧。这时你会看到田地里处处冒烟的奇景。等到来年春上，将燃烧后的草木灰和茅粪混合，就是春耕的肥料了。

立冬之后，农家拣晒粮食，准备交公粮。年轻力壮的男劳力则蹬起轧花机轧棉花，用来纺花织布。到了小寒，农人们背起装有粮食的褡裢，到十里外的大集市——董封去采办年货。大寒到来，农家就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春节。献上贡品，燃响鞭炮，祝福世道太平，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子孙满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中国的封建农耕社会经历的时间有两千多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和落后，人们的社会知识又太

缺乏，无法解释种种自然现象，只好求助于神灵。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的。天旱了，就得求龙王降雨。农人们烧香磕头，敲锣打鼓去迎请龙王。将龙王的塑像请来，将置办的新衣给龙王爷穿上，就不客气地将龙王爷放在烈日下晒着，龙王爷热得吃不住劲了，他就要传旨降雨。六、七月，正是庄稼长得旺盛之时，老天变脸，突然下起冰雹，农人们就将捅火的铁火柱扔到院里，向天神示警。发生月食了，认为是玉皇大帝的狗偷吃月亮了，家家拿起铁盆猛敲，用来吓退天狗。这些举动，都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迷信色彩。当科学知识还没有被农人掌握时，他们只能用这种办法为自己祈福。

淘河村四面环山，就像一个大脸盆。村庄坐落在脸盆底部的两个小山梁的尾部。这里的土地从山脚层层向山顶排列，虽然土地贫瘠，十年九旱，但农民们都很勤劳。他们一年四季辛苦劳作，种田养蚕，纺花织布。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完全可以维持温饱的生活。解放前，由于苛捐杂税太重，交了租税，剩下的粮食就不多了，因此仍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作家李存葆写过一篇名为《古槐》的报告文学。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解放前，晋南一带的农民如果没有灾荒战乱，从不吃粗

粮。有一个姓王的农家子弟，1946年读高小时，按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月要交白面四十五斤，豆油1.5斤，菜金2.5元。他家是下中农，竟然能供孩子上学而不感到困难，这种情况如果放在淘河村，恐怕连老中农户都应付不起。不要说贫农户，就是中农户，每年都要吃柿糠面（用柿子和谷糠碾压晒干后磨成的面），都要吃半年酸菜。如果像晋南的标准供孩子上学，恐怕就很困难。淘河村的农民居住条件也很一般，大都是三、四户共居一院，有的甚至六、七户共住一院。房子，一部分是四面都用土坯，只在门窗上砌一圈砖。一部分则是正面青砖砌墙，其他三面全是土坯，没有高堂瓦舍。这里虽有小河流水，但农民的田地都在山坡上，无法灌溉。有一半土地是半山坡至山顶的小块条田，石厚土薄，只能种蓖麻、黑豆等低产作物。半山腰以下的较大块土地种植谷子、玉米、小麦、高粱和棉花。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前，这里的农民家家都有了土地，生产热情都很高，也肯在种田上下工夫，每年除交了公粮，家家都有余粮，虽然生活水平都很低，但总还可以维持温饱。从农业集体化到1980年这段时间，温饱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农民。农业集体化后，为了支援国家建设，阳城农村普遍实行成人每年三百六十斤口粮（原粮），小孩

子按年龄分几等，分得更少。集体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除按标准分给社员，再留下种子，其余全部上交国家。粮食价格很低，农民的工份值一般只有七、八角钱，最低时只有两、三角钱。农民一年四季都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年分到的粮食无论怎样精打细算，都难以把一年应付下来。农民的饭食，以稀饭为主（米羹饭）。家家都有翻砂铸成的大铁锅，水开了，放些南瓜块、少许小米，熬到小米快熟了，再放些用黑豆加工成的豆圪生。豆圪生熟了，夹一筷酸菜放进锅里，米羹饭就做成了。一天三顿饭，顿顿离不了米羹饭，只有农忙时的中午饭，才另加一小锅小米干饭，炒个南瓜丝配小米饭吃。一家人每人只能吃一碗小米干饭。每年只有中秋、春节才会炸油条、炸油糕，包一顿素饺子，就是最好的饭食。素饺子是把白萝卜、胡萝卜擦成丝，用水煮后捏干、切碎，放上盐、芝麻面拌匀后就成了饺子馅；饺子皮则用白面和豆面两样面混合而成。家家一年四季都不做豆腐吃，也不吃猪肉，只有过春节时才做一次豆腐。平时农村就没有卖肉的摊点，即使有，也没有钱买，只是在过春节时每家买二、三斤猪肉用来包饺子。平常的蔬菜以白萝卜、胡萝卜、南瓜、酸菜为主。豆角只有夏、秋两季才能吃到。集体化后，为了粮食产量过黄



河、长江，种蔬菜也很少，只有白萝卜种的多些。每年深秋，村庄里就支起大铁锅，叫圪节锅，就和学校食堂里用的锅一样。家家依次做酸菜：将白萝卜缨放入大锅中煮变色了，捞出挤压水分后，切碎，放入大缸内层层捣实，添上清水，过十来天就可以食用。这是多半年的主菜。人口多的家，一年要做起码两大缸（每缸可放四、五担水），人口少的也要做一大缸。遇上年景不好时，白萝卜不成，就做黑菜。豆子快成熟时，妇女们把青的和发黄的豆叶采回来，上火煮熟，压干水分，切成细丝，放入缸中一层层捣实，添上清水，过月余就可食用。一般是将缸倒扣下，来年春天把缸翻过来，再食用。如果当年豆类不成，萝卜歉收，来年春天，家家都要采杨桃叶、刺菜、苦苦菜、胡皮叶（都是野生植物）当菜吃。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每年秋天，家家都用谷糠和柿子在碾上压碎，晒干后磨成面（叫柿糠面），做成稠糊状饭，或捏成团蒸着吃。这种面食吃了是很不好消化的。吃南瓜时，瓢也不能扔掉，将南瓜瓢在炉台上烤黄，掺上少许粮磨成面吃。遇到春荒，青黄不接，把南瓜秧开的雄花采回来煮了当菜吃。麦子常染黑疸病，将黑疸麦穗切回来搓了在小磨上磨成面做饼吃，不管它对人体有无危害。1970年前后，上级命令种高产作物